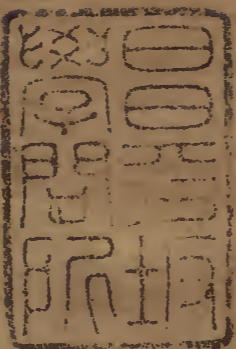


朱氏訓蒙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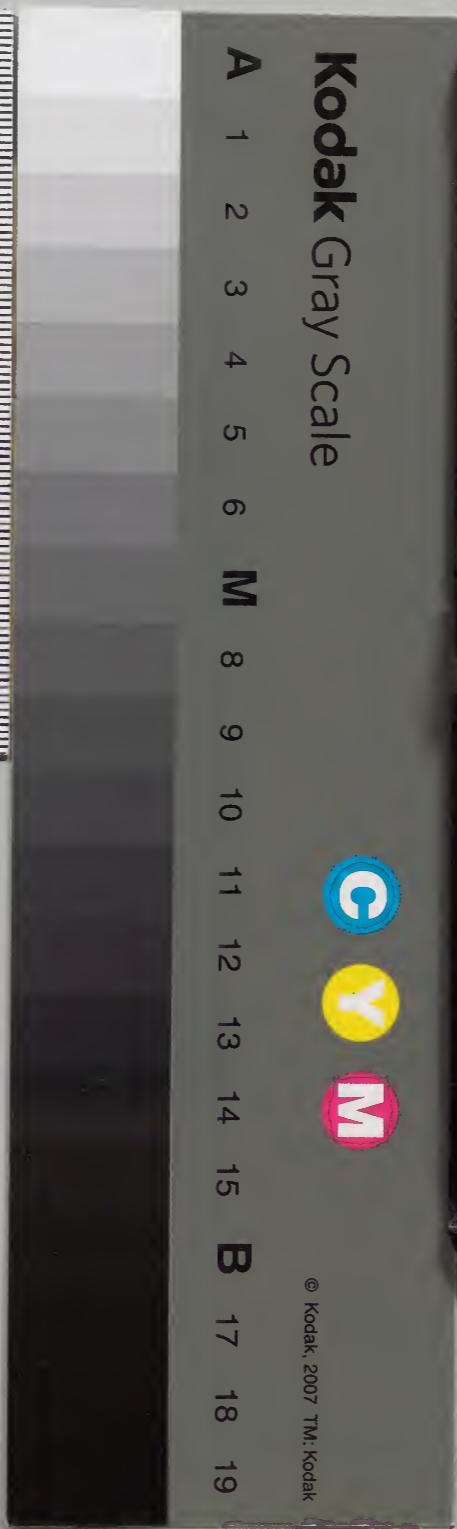
十



漢書門			
三	六	八	
二	一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二	書
三	五	
函	八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8
冊數	32 (9)
函號	273 226



朱氏訓蒙詩門卷之十

黃岡朱日濬述

同學王澤弘正

門人全

材升
材任
材成
材律

參

唐一之十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

淺草文庫

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大全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鄭譜唐者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疏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

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志云唐有晉水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世家又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

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詩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

名。其地一也。○大全：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說約：魯詩世學引

章貢李氏云成王五年踐奄滅唐九年封叔虞為唐侯然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一十一矣當無削桐之戲通鑑又云封唐事在成王五年○朱日濬曰天子分國建號封土可謂重矣唐侯燮擅易唐而晉之可乎濬思周初之盛不宜有此其在康昭之際乎考昭王初年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昭王不能討而周紀陵夷諸侯遂有異心此唐之所以輕改其號也昭之南征不復周之日失其序豈無其漸哉故唐之改而晉也出自叔虞之子去孔子亦云久矣而仍存其舊號

此皆出自聖人筆削之意若曰天子命國非諸侯所得而易也孰謂詩與春秋不相表裏哉○又按孔疏謂王命使改非也果屬王命改晉孔子不應不晉其仍唐者以非王命故也又大全劉氏注及卓氏國風說皆謂晉詩稱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晉也如此則宜書晉以著曲沃之罪而仍書唐者知其意在燮也武公之罪非不重於燮而孔子獨不與燮者惡其創始而壞亂耳然則春秋之書晉師滅下陽者何也春秋載事書其實故曰晉詩垂教正其名故曰唐六經互相發明不於此益信與

○據鄭譜當周共和時晉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變風始作後滅於韓趙魏三家

蟋蟀在堂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而言曰人生孰不欲樂然樂非可易言也彼蟋蟀在堂○集傳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孔疏李巡曰蜚一名蟋蟀蟋蟀蜻蛉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

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醜在戶醜醜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朱日濬曰蟋蟀說文作蟋蟀埤雅云陰陽帥萬物以出至於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楚人謂之王孫亦作蛙孫又名吟蜚亦作吟蜚潛潭巴云蟋蟀集天子無遠兵淮南云好吟於土石磚甃之下尤好鬪勝輒矜鳴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侯也易通係卦云隨陰隨陽居壁向外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濬按

言尸 卷一 五
食蠅而化，必先有蟲以食之，然後化爲蟋蟀而得名。但不知食蠅而化者，果何蟲也。博物之家，當必有辨之者。搜神記云：蟋蟀，朽葦所化。釋道宣聞蟋蟀日，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袁瓘秋日詩云：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天寶遺事云：唐宮中，每至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寘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負暄雜錄云：鬪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鑿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賈秋壑促織經云：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

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闊者爲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囊衣，肉鋤頭，金束帶，梅花翅，琵琶翅，三歲聿其莫。從此肅霜段錦，月額頭之類，不可盡載。歲聿其莫，以後歲聿其云莫矣。○集傳：聿，遂莫，晚也。○孔疏：九月歲未爲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莫音暮。

今我不樂

若及今不相燕飲
為樂。○樂音洛。

日月其除

則日月其將
舍我而去。有

不及樂者矣。○集傳
除去也。○除音筋。

無已大康

雖然樂則樂耳得無
已過而大康乎。○集

傳大康過於樂也。○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
又遽相戒。○孔疏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
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通
解憂深思遠方樂遽戒朱子推此詩人之意耳語氣
只轉折相承說去。○朱日濬曰呂氏云凡人解其拘

者或失之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
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慮遠也。○大音泰

職思其居

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播種子耜本分
之內皆預為之計。○集傳職主也。○通解

職思其居但就農說不干狩獵蠶桑事在內終歲勞
苦句可見好樂無荒只是承上句說來職訓主也謂
我之所主也蓋能思其職之所居則樂自不至於過
矣。○朱日濬曰古義云言心中之所專主者惟在思
其見在所居之位濬謂此訓好樂無荒使其雖好樂
職思二字更明。○居叶據

詩門

卷十 唐蟋蟀

七

六帖黃葵峰曰周禮入蜡於歲終息民孔子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為已甚也則此詩以歲暮及時為樂亦所當然而遽以思居無荒言之以此處世豈有過乎。好去聲樂音洛。良士瞿瞿若良士之瞿瞿然長慮却顧焉庶今日之樂可長繼也。○集傳瞿瞿却顧之貌。○疏義却顧顧其後也。○通解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亦不可作法古只是如良士耳瞿瞿不在農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朱日濬曰却退也退則在後故曰顧其後瞿字从雀兩目雀好顧禽經云雀以猜瞿今雀方啄則左顧右盼有

長慮却顧之意故以為言瞿瞿者瞿而又瞿也。○瞿音句。○賦也。

○蟋蟀在堂

蟋蟀在堂

歲事其逝

而歲忽已逝矣。○集傳逝邁皆去也。

今我不樂

今我不及時為樂

日

月其邁

日月將舍我而邁矣。○邁叶力制反。

無已大康

雖然人情易溺今日之樂得無

已過而職思其外又當職思其本分之餘而出於意大康乎。○集傳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說約說通

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此與仲恭同解。固妙。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高。○朱日濬曰。外雖云思慮之所不及。但既云思矣。而又若有可言者。好樂無荒。使其雖好。然此當以意會之。○外叶貴。好樂無荒。樂而無荒。

良士蹶蹶

若彼良士之蹶蹶。敏於趨事可焉。○集傳。蹶蹶。動而敏於事也。○疏義。動即勤動之義。○通解。蹶蹶。只是勤力之人。不。○蟋蟀在堂。蟋蟀在堂。必專以農言。○蹶音貴。○賦也。

役車其休

而役車亦已休矣。○集傳。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今我不樂。及今日月其慆。則日月其慆。冬月不行也。不樂。不樂。日月其慆。則日月其慆。傳。慆。過也。○無已大康。然樂不可極。得無職思其憂。慆音叨。叶徒。無已大康。已過而大康乎。職思其憂。

詩門

卷十

唐蟋蟀

九

言尸 卷一 九
盍亦職思其所憂而思患預防。○詩緝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詩原好樂無荒。使其雖好。如木旱疾疫之類。皆可憂者。好樂無荒。樂而無荒。良士休休。其安可焉。不然樂不可繼。安見其可樂哉。夫樂而不淫。見民勤俗厚。先聖之遺風遠矣。○集傳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講意各末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

字義職思其外。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蹶蹶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中亦有行。行中亦有思。意末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憂內便有安意。而休休內亦有思憂者存。須各如此照應看。○朱日濬曰。六帖云。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休。是憂中有樂。濬謂全篇都是箇憂樂循環意。方見得憂深思遠耳。○也。賦

蟋蟀三章章八句

朱日濬曰。疏義云。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以此無已至其居。

詩

卷一

唐蟋蟀

十

言不可過於為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於為樂如此下二章一意○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六帖外深於居憂深於外瞿瞿未見於為至蹶蹶則為矣蹶蹶未至於安至休休則安矣此立言之序可想其憂深思遠之情狀矣○古義鍾惺曰出其東門以樂止思蟋蟀以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朱日濬曰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

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文公謂正自與詩意相反是也

山有樞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曰人固不可過於樂而亦不可不及時以為樂今夫山

則有樞矣○集傳樞莖也今刺榆也莖音迭○朱日濬曰樞陸璣云其針刺如板其葉如榆為茹美於白榆濬邑三店之地多樞小者護籬大者造車故齊民要術注曰甚牢紉可以為犢車材然未知其可茹前年庚辰奇荒見婦女爭採其葉始知古人之言不誣耳

隰有榆隰則有榆矣○集傳榆白粉也

○詩緝榆者總言諸榆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釋木
 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毛於東門之粉以粉為
 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也誤矣○朱日濬曰榆
 為總名樞為刺榆粉為白榆集傳以榆為白粉蓋仍
 陸璣之失耳農圃書云榆有幾種葉俱細密覆陰白
 榆未生葉時枝間先生莢形似錢而小俗呼榆錢又
 名粉春分種於肥地三年移栽栽時截去上枝用若
 包裹下土踐實身縛荆棘以防人畜旋繞搖動按此
 是榆類雖多而白榆子有衣裳况子有衣裳弗曳弗
 又其正名也姑附考

婁而弗曳弗婁○集傳婁亦曳也○詩緝漢文帝賚
 婁衣不曳地曳婁有優游娛適之意補傳曰婁者曳
 而至於敝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襤裂古人用
 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古義曳猶披拂也孔云衣
 裳在身行必曳之○朱日濬曰方言云襤裂須提挾
 斯敗也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須提或謂之襤
 裂或謂之襤褸故左傳華路襤褸以居山林殆謂子
 此也或謂之挾斯器物弊亦謂之挾斯○婁音閭子
有車馬子有車馬可弗馳弗驅而弗馳弗驅○集傳
 以代勞也馳走驅策也○孔疏

唐山有樞

走馬日馳策馬日
驅俱乘車之事
宛其死矣
則一旦宛然以死
○集傳宛坐見貌
他人

是愉
而衣裳車馬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然則今日
之樂惟恐其不盡也徒憂胡為哉
○集傳愉樂

也○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說約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

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
子有衣裳耳疏義亦曰此亦有字相呼為興然照集

傳三則字即此詩直興到底與他處不同聚剛日以
山隰之所有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語意方完也○

朱日濬曰此三章詩亦如鹿鳴三章俱興至末之例
說約於此詩說是矣然如鹿鳴則又以四句截斷明

於此而暗於彼
何也○興也
○山有栲
山則有栲矣○集傳栲山

○孔疏郭璞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
俗語樗栲栲漆相似如一○栲音考叶去九反

隰
○集傳栲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有杻
隰則有杻矣○集傳杻樗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音憶○古義杻爾雅云憶也說文云憶枕也郭云似

棗細葉新葉生可飼牛陸璣曰枝葉茂好二月中葉

詩門 卷十 三 唐山有樞

疎華如練而細藥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
 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
 牛筋或謂之櫪材可為弓弩幹考工云取幹之道柘為上櫪次之○祖音組
 有廷內可以陳饋也○**弗洒弗埽**而弗洒弗埽○孔
 古義廷庭通宮中也○**弗洒弗埽**疏以水洒地而埽
 之○講意洒埽有延接宴飲意小雅云於粲洒埽陳饋入簋○埽叶叟
 可以暢意也○通解廷內為**弗鼓弗考**而弗鼓弗考
 樂之所也鍾鼓為樂之具也○**子有鍾鼓**鍾鼓
 子有

也○古義鍾鼓之鼓从皮弗鼓之鼓从支嚴云鼓動其聲也○考叶去九反
 且宛其**他人是保**而廷內鍾鼓他人居有之以自保
 死矣○**他人是保**矣今日樂之猶恐不及憂何為哉
 ○集傳保居有也○**山有漆**山則有漆矣
 ○保叶補○典也○**何不日鼓瑟**何不日鼓瑟
 子有酒食况子有酒食可**何不日鼓瑟**○集傳君子
 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通解何不二字貫下
 三句說要與上文入箇弗字例看勿作疑辭**且以喜**

樂且以喜樂而洽燕笑之情。○六帖二且字可味。且
 樂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之意。○樂音洛叶力。且
以永日 且以永日而盡今日之歡乎。○集傳永長也
 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
 也。○朱日濬曰嚴垣叔以愁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
 短不應反言之因改云來日已短宜及時為樂以延
 引此日據嚴論集傳極當但自解亦非作樂既覺日
 短與引長此日意終屬悖戾潛意就集傳中改日短
 短字作長字則通矣蓋憂愁之日既覺未長若非作
 樂何以永此日乎故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書有一

字之易而於全文無損者此類是也。又按古詩云晝
 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亦可証愁日覺長歡日覺短
 之說矣六帖云邊讓章華賦曰登瑤臺
 以迴望兮冀彌日而背憂亦此詩意 **宛其死矣** 則
 且宛其 **他人入室** 他人入室將代子之鼓瑟以樂子
 死矣 之酒食矣然則樂之猶恐不暇憂
 何為哉夫其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其規
 模頻蹙如此以知晉德之不長矣。○興也
 上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朱日濬曰三章一意。○說約
 六帖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

篇以死亡為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
 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
 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不愈蹙乎？
 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
 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頽蹙如此，吾
 以知晉德之不長也。○六帖：顧大韶曰：此詩不可
 太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語。○古詩：生年不滿
 百，迴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之類，皆
 祖述此詩之意。○朱日濬曰：序云：刺晉昭公也。不
 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

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文公謂宛
 其死矣，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其說是也。又季
 彭山云：此刺儉不中禮之詩，大意言天地變化，草
 木蕃殖，未嘗闕而不發也。人於衣服車馬宮室器
 具飲食，凡禮所當為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
 一生何哉？濬按此說與集傳意亦同，但其發論特
 妙。古義以為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
 之詞，其說近似，但無據。○按上諸說，姑次舊解如
 此，但據此詩與蟋蟀，自是兩人所作。此詩云：正

前篇所謂好樂大康者也。說者多曲為回護。或云及時為樂。亦如前篇務閑之時。非言有事時亦當樂也。或云皆激發感切之意。非真勸其為樂也。濬細觀詩詞。蓋是好樂之人。答前篇過憂之說。為不必然之詞。以解之耳。如西晉成帝時。貴遊子弟。多慕王謝為放達。縱樂時。卞壺儉素廉潔。不苟同時。好阮孚謂卞曰。卿常無閑態。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卞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由是觀之。如彼曰無已太康。此則曰宛其死矣。他人是偷。蓋人之情性。各有不齊。彼此相譏。

勢所必至。觀上篇於憂深思遠。便見得先王之遺風。觀此詩於般樂怠敖。便見得晉祚之將移。或曰此詩既與前篇相反。夫子不應並存。濬曰。柏舟亦與牆茨並列。三百中如此等處。一以為勸。一以為戒。故不妨並存也。昔唐中宗宴群臣。令各獻伎為樂。或獻舞。或陳音。或作佛氏誦呪。或效道士上章。郭山暉獨誦鹿鳴蟋蟀詠未終。李嶠以中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若唐之君臣。真昧於勸戒之義矣。

揚之水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

詩

唐揚之水

七

此詩曰國勢有盛衰則人情有向背如石本生於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朱日濬曰按物強重者則難移動輕弱者則易揚起水勢緩弱故曰悠揚之水悠者緩也○孔疏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大全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蕪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

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
 統屬也。萎蕪音偉你，委靡不正之狀。**白石鑿鑿**而白
 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巖，是則水不足恃而石可依，有
 如此矣。○集傳：鑿鑿，巉巖貌。○朱日濬曰：按集傳，此
 二句是比。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微而沃強
 盛。水比晉，石比沃。巉巖者，高峻峭利之貌。鑿者，所以
 琢物也。其石之峻峭處，若**素衣朱襮**，彼素為中衣，丹
 鑿削成之者然。○鑿音作**素衣朱襮**，朱純而繡黼領
 者。○集傳：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
 孔疏：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

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
 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
 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
 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
 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
 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
 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
 繼袷尺。注云：中衣繼袷袷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
 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
 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

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蘇傳：表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大全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

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朱日濬曰：素衣，謂諸侯祭服之中衣也。素衣內有近身之衣，外有禮服之衣，此在衣之中。故曰中衣。純，音準，緣也。或緣領，或緣袖口，或緣襟旁，或緣下齊，皆緣飾其邊之名。今日丹朱純，是止言以丹朱之色為純緣，而不言所緣之處，乃通緣其中衣之邊也。而此中衣之領，又刺繡黼文於其上，蓋黼為斧形，黑白相間，取斷割之義也。朱是一項襮，是一項不耍，混看丹亦朱色之別名。今朱砂或稱丹砂是也。○襮，音博。

從子于沃 吾將以此

唐揚之水

唐揚之水

唐揚之水

二

沃焉。○集傳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通解素衣云云，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然觀注欲以是未然事，以是從之，冀其免禍而無危也。○朱日濬曰：坦叔云，所云從沃者，亦潘父之黨，非國人也。詩柄云：國人將叛而歸之者，蓋大槩之詞，所謂國人亦指潘父之類也。○沃，叶若。

既見君子 苟既得見君子，**不樂** 則依歸之願遂矣。○**而服此服也** 而服此服也。○**何** 何而不樂哉。○**樂** 音洛。○**揚之水** 彼悠揚之水。○**白石皓皓** 而白石則皓皓而顯。○**比也** 比也。○**揚之水** 其勢緩弱。

白，是水微而石顯，有如此矣。○毛傳：皓皓，潔白也。○朱日濬曰：首章以水石比晉沃之弱強，此章及末章以水石比晉沃之微顯，惟其強則顯而崢嶸易見，惟其弱則微而若滅若沒，故總以揚水白石冒之。○皓，叶素。○**素衣朱繡** 彼素文而朱繡之服。○集傳：號，號，素衣朱繡，即朱褌也。○繡，叶少。○**從子于鵠** 吾將以此而從子于鵠焉。○集傳：鵠，曲沃邑也。○孔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鵠，叶告。○**既見君子** 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則依歸遂矣。云何其

唐揚之水

有憂哉。○朱日濬曰云說也。按云何者。猶俗語說甚麼也。上云何不樂。猶言說甚麼不樂。謂樂也。此言說甚麼憂。謂不憂也。○揚之水。夫既欲遂其願。豈可不○憂。叶要。○比也。

白石粼粼。而白石則粼粼而著見焉。是水益衰而石益顯。有如此矣。○集傳。粼粼。水清石見之貌。

我聞有命。故我聞君子有命舉事。是依歸有地也。○詩緝。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命

不敢以告人。則不敢以告人。謀由密成。以遂我素民。衣朱襮之從可耳。夫沃晉之沃也。反

將傾晉。其黨亦晉之人也。今反思沃。是民心大可畏。而政治之當強也。有國者慎之。○集傳。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比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朱日濬曰。首

於晉而樂為之成。末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為之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

之人也。○濬據史傳，叔虞始封唐，至子燮，改爲晉侯。再傳成侯，南徙居曲沃。又五傳至穆侯，徙居絳。穆侯弟殤叔立，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卽書文侯之命，所謂文侯也。子昭侯立，自絳徙居翼。於魯惠公二十四年，封成師爲曲沃伯。是爲桓叔。晉始分而爲二。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還歸曲沃。晉人殺潘父，立昭侯之子孝侯。成師卒，子鱣立，是爲莊伯。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孝侯之弟鄂侯。魯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

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於翼。哀侯立二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魯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武公殺之。八年，滅翼。王命立哀侯弟緡於晉。及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王以武公爲晉君。此晉與曲沃之始終也。序以此詩爲刺昭公。嚴氏諸家因之，謂沃有篡國之謀，昭公不知，國人作此詩深警之。古義亦云。朱子解此詩爲叛者自作，聖人胡爲錄之於經，以爲後世亂臣賊子口實哉。濬謂如諸家

說固善。但如集傳之訓，亦自無妨。蓋此詩雖為叛人之詞，聖人存此原非為亂賊口實。不過欲儆夫人君之不能自強者耳。彼曲沃五弑君，而晉人亦五立君，自成師封沃。至武公并晉，凡六十七年，其黨之屢欲傾晉如彼，其民之不忍背晉如此。而中間遂無自強之君，如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者，卒苟安於六七十之內，雖欲不亡得乎？嗟呼！天下之至可恃者莫如民矣。若晉者，藉帝王之故，都承先世之遺風，有民如此而不能自強，致令後世徒歎息於有民無君之恨，乃知天命不足憑，世澤不

足倚。民情不足恃，而有國家者，莫先於自強。此夫子刪述之深意也。○說約云：此詩不必從序曰刺昭公，然作國人語，若以美桓叔，又不可也。濬謂此詩既屬曲沃黨人之作，自是美桓叔之詞。蓋曲沃之黨，唯知有桓叔而已。如鄭叔段有何好處，而國人愛之美之如彼，以其類耳。此叔于田諸詩，夫子并存於經而不棄，皆所以儆戒後世人君自修之意也。

椒聊之實

此亦言沃盛強之詩。曰：天下勢而已。勢之所趨，有不可量者。彼椒之為實。○集傳：椒

○說約陸農師云兩升為升然呂氏云二升為升廣雅又云一升為升未知孰是。○呂記范氏曰盈升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朱日濬曰升大於升漢制云升者登合之量也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入分俞十為合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濬考俞亦量名積一千二百黍為一俞漢志又云夫量者躍於俞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者也濬謂量始於俞至合則稍合積其數至升始登合而上升以就於多故升為登合之量然云上徑一寸下徑六分考古之寸不敵今寸之半以是觀之宜其小於

升也故古飲器如爵受酒則云一升觚云二升觶云三升角云四升散云五升此皆足以見古升制之甚小也若今升則加大矣故曰今制不可以証古事如琕雅云兩升為升此以今制言古事者也。○升音菊

彼其之子况彼其子
碩大且篤碩大而且篤蓋深厚鞏固矣。○集傳篤厚也。○通解如篤公劉之篤。○六帖氣勢深厚鞏固之意。○朱日濬曰考古本及嚴氏何氏諸本俱云碩大且篤今坊本碩作實即閔家本亦然濬意碩實本同音必因聲而誤耳。○且如字

椒聊且且是椒聊

唐椒聊

且遠條且

蓋遠條且條益遠而實益蕃將不止盈剝也然則之子將來氣勢日甚不猶是耶夫

既喜其今之盛又歎其後之益盛黨沃者如此是何晉之衰弱不振而使沃至此耶。興而比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詩原二章一意總是其黨誇美之詞亦與上篇畧同。朱日濬

日序云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申培說意亦同而未云師服憂之而作是詩古義則云晉人美當時忠臣不入沃黨者然終有寡不敵衆之慮所以

深危昭公也其說各別並存之

綢繆束薪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故詩人述其喜幸之詞曰婚姻

以時失其時而後得遂固不若安常之順而其慶幸乃更深今觀其婦語夫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集

傳綢繆猶纏綿也。呂記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綢音儔繆平聲

三星在

天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集傳三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詩緝二

詩月

唐綢繆

卷

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嫁娶用仲春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古義三星解有二毛以為參參為白虎宿見於十月而中於正月鄭箋及朱傳皆以為心心為明堂大星見於三月而中於六月今未知此詩果何所指也。朱日濬曰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曰三星雖三星非獨一心而此則只依集傳作心星非參星也說通云若以三星為參則正當十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正婚姻也曷得日過乎其言是矣。○天叶江。

今夕何夕 今夕果何夕也。六帖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矣。

似夢見此良人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乃獲遂有家之意願乎。○集傳良人夫稱也。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束其薪合其婚各有意義因以託興疏義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典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也。

子兮 子兮子兮此之有家誠望外也。○如此良人何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如此良人何維今之夕其如此良人何而情始有以自盡也哉。○集傳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六帖如此良人何言

詩曰

唐編

言
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通解：奈此良人何，猶唐詩所云：東方未明，奈樂何也。○典也。○

綢繆東芻 再觀其夫婦相語曰：吾方綢繆以**三星在**

隅 而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集傳：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隅，叶偶。**今夕**

何夕 况今夕不知**見此邂逅** 而忽見邂逅之在此，乃其為何夕也。

邂逅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詩原：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邂

逅，音械，候。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此室家之遇，逅，叶吼。

如此邂逅何而後有以**綢繆東楚** 又觀其夫語婦，盡其情也。哉。○典也。

束楚也。○詩原：楚，一名荆，可以為薪。**三星在戶** 而仰見三星之在戶，則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集傳：戶，室戶

也。○詩緝：曹氏曰：戶，正南也。○戶，上聲。**今夕何夕** 况

夕不知其**見此粲者** 而忽見粲者之在此，乃獲遂有何夕也。

○集傳：粲，美也。此為詩門。

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子兮子兮。子兮子兮，子兮子兮。

妻二妾也。○粲，慘之去者。叶虎。此粲者何？此之有室，誠望外也。其如此粲者何而後

尚儉，故雖婚姻失時，猶未至於淫奔也。○興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首章婦語夫，二章夫

述之詞。在天在隅，在戶。都是一夕事。濬見說者以夜漸深之故，遂疑之。不知詩人一時之言，特變文

叶韻。豈見星在天而作第一章，見在隅在戶而始作第二章三章乎？說通云：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於二南也。過時而無他志，是其厚於鄭衛也。○又按：或謂季春正周禮嫁娶之候，原非過時。云過時者，過其婚姻之年。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濬謂此說亦通，因附存之。○序說與集傳意同。

有杖之杜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曰：兄弟天倫之至樂也，何我不然耶？彼

詩月 卷一 唐綢繆 二

杵然特生之杜。○集傳杵特也。杜赤棠也。○古義杵
 樹之特生者。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疏曰
 赤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者甘棠也。一云
 杜曰棠。牝曰杜。○宋日濬曰木特生而旁無他木。因
 獨成其大。故从木从犬。詩咏杵杜屢矣。然獨以杵稱
 杜者。濬謂杜為惡木。詩自道其苦。故每取其最下者
 以託諷。若以奉人。則直其葉滑滑其葉猶滑滑然而
 日甘棠矣。○杵音策。其葉滑滑依附之盛矣。○集
 傳滑滑盛貌。○詩緝王氏獨行踽踽况我一身乃踽
 日滑潤澤也。○滑須之上。

曾杜之不如矣。○集傳踽踽無所親之貌。○詩緝木
 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特生之
 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
 其本根。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杵杜之不
 如也。○朱日濬曰此三句是典。以特生之杜猶甚盛
 與獨行之人反無與人不如物。反興也。○踽音矩。
豈無他人 然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特以不如我同
 可與同行哉 父原一本而生
 更為親厚。是以不免踽踽耳。○集傳同父兄弟也。○
 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
 詩曰 唐杵杜

之疎薄恐礙下

嗟行之人

嗟哉此行路之人

胡不比焉

雖非我之

同父亦同類也胡不憫而相輔焉○集傳比輔也○比音備

人無兄弟

此情最苦

也

胡不飲焉

胡不憐而見助焉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哉○集傳飲助也○說通胡不比

焉胡不飲焉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朱日濬曰舊說比以心言有眷戀意飲以事言有扶持意鍾伯敬

西既曰不如我同父而又求助焉無聊甚矣又一說末四句作一氣說下言若同行可助何不憫而親之

憐而助之信乎不如我同父也此解本創自東萊呂氏濬謂此說視集傳覺於文氣更順語更蘊藉然其

意則與集傳無異蓋既曰不如我同父又曰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若為感憤絕望之詞者正所以激焉而

深望其助之之意也因附○有杖之杜其葉菁

以備考○飲音次○興也○有杖之杜其葉菁

菁其葉猶菁菁然而依附之盛矣○集傳菁菁亦盛

貌○朱日濬曰滑滑潤澤菁菁茂密總是言盛而皆以依附見其盛方是引獨行畏畏况今我一身獨

下文無助之意○菁音精獨行畏畏行乃畏畏然無

所親厚曾杜之不如矣。○集然豈無他人豈無他人他人不如

傳我同姓不如我同姓為天性之自然也。○詩緝嗟行

之人嗟哉行胡不比焉胡不憫人無兄弟人而無胡

不佚焉胡不憐而相助焉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

詩人之所為自傷也。○典也。

杜二章章九句

朱日濬曰二章一意各上五句自傷其孤特下四句求助於人

也。○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轉韻之後如將仲子今溱與洧有杜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有首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芣之類是也。○說約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潛躡父比飲為一韻也。麟初意只疑比飲二句自為一韻如椒聊之例。○朱日濬曰序云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申
培說以為勸人孝友之詩

羔裘豹祛

此刺其大夫之詞曰上能恤民則民賴之
今羔羊為裘而豹飾其祛者○集傳羔裘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也○孔疏玉藻說深衣之
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
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以
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
為祛祛也裘身為本裘袂為末
○詩緝祛者袖口也○祛音嶇
自我人居居
乃從我
眾人處

居居然傲很而無相親之意○詩緝自從也○鄭箋
我人民也○古義居通作倨○毛傳居居者懷惡不
相親比之意○朱日濬曰自我人猶云於我眾人之
處謂待我眾人也○說約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
以古注為主通解引朱子舊注曰在位者不恤其民
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理亦從刺
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竟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
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
從居居敖很而無相親之意末二句當云非無他人
可以往歸以子故舊不忍去耳較之北風攜手碩鼠

樂國亦信此豈無他人當此之時非無維風猶為厚也他人可以往歸維子之故以

子之故舊不忍去耳子曷反其居居者而豈無他人使我有安居也可乎故叶平聲賦也豈無他人

豈無他人彼羔裘豹褭集傳自我人究究乃從我眾人處

詩緝究究猶察察也爾從我眾人究究然苛豈無他人察六帖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曷反其究究者而為我究疾

苦也可乎夫大夫如此而猶不忍去此唐風所為厚也好去聲叶厚賦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朱日落日首章刺其不相親末章刺其不相容時說謂居居賴

以安居究究賴以究察疾苦作美詞濬按爾雅既云居居究究惡也而毛傳詩緝之類俱以為刺今從之序云刺時也詩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按序此說則亦知此詩乃刺而非美也張鼎思云晉昭公有曲沃之逼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其說皆同獨子貢傳申培說

諸解以為晉人美其大夫之詞今俱不從

肅肅鴉羽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曰養親者人子之至情何以莫我念也今肅

肅鴉羽

○集傳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

○孔疏鴉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蘇傳性

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朱日濬曰鴉卑雅

云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性羣居如雁有行列故字从

𠂔𠂔音保相次也謂行列相次而居故云鴉行雜俎

云鴉過驚鳥能激糞射之糞着毛悉脫禮記云不食

鴉奧奧臄脰也易林云文山鴻豹肥臄多脂言鴉多

脂而味美也閩諺云鴉無舌兔無脾俗言此鳥純雌

無雄與他鳥合故今鄉俗稱老娼家為鴉稱娼之役

人為鴉兒取此意也臄脰音皮笞鳥腸胃之名○鴉

音**集于苞栩**乃集於苞栩之上則不安甚矣○集傳

保**集于苞栩**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阜

斗殼可以染阜者是也阜音曹之上濁柞櫟音昨歷

○古義栩爾雅云杼也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今柞

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或言

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

或云椽斗謂櫟爲杆五方通言也一名榭鄭樵云南
多榭北多櫟按榭櫟本是一物而榭又有柞櫟之名
孫炎說櫟之實爲椽而小爾雅亦云柞之實爲椽本
草圖經云柞櫟也榭也杆也皆椽櫟之通名此說得
之椽說文作椽煮食可以止饑○朱日濬曰陸璣疏
又云柞子搏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
麻羹齊民要術云柞砍去還生雅翼云木不出火惟
櫟爲然應陰氣也其子之房可以染黑故今俗因謂
黑色爲皂○此二句是比以鴉本不木止今集榭則
苦比已本不堪勞今從役則苦此二句下卽承云以

是之故而遂不得養親云云說約所謂但取承上而
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爲比者是也此乃比體之至
明者六帖通解何緣自起葛藤云以首二句比中三
句以爲似與非與謂之明比而遂啓時說之紛紛也
○榭王事靡盬我是以因王事不可不堅固之故○
音許集傳盬不攻緻也○發微孔疏云盬
與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爲盬穀久積則變
爲飛蟲名曰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古
義靡之言無盬之言固皆音近也周昌年云此言王
事靡盬與他處不同他處意皆在奮忠義此則一氣

趕下直以失所而志怨耳。○朱日濬曰：平王而後諸國不服王役久矣。此唐風而曰王事者，濬考史傳，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子孝侯為桓叔子曲沃莊伯所弑，晉人立孝侯弟鄂侯，莊伯伐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子哀侯，復為莊伯子武公所弑。晉人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弑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弟緡，說者以此詩言王事，遂以桓王十四年立緡之事當之。理或然也。濬謂晉人之不附曲沃久矣，從王命而立晉侯，蓋其所至願也，故特言王

事以伸大義於天下，但以連戈累甲，積六十七年，將父將母之情，不能不感激於中耳。然則此詩之傷悲，亦不至怨懟過甚，如擊鼓所云吁嗟之詞也。故詩志云：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怨國事之無定，而為是仰訴。冀幸之語，說者徒歸重父母，作征役之怨聲看，亦未論其世矣。○或曰：晉人奉王命以討曲沃，人心所屬，義正詞順，乃五舉五覆，而其事卒不成者，其說可得聞乎。濬曰：王命虢公再定晉君，此固晉人之利，然其不成，即在於此。蓋王初助曲沃為逆，其反而向晉也，特以曲沃叛命之故，初非有繼絕舉廢，治亂持危，如

大司馬九伐之法，卽此已不能服曲沃之心矣。又安望其事之成乎？厥後武公滅晉，釐王又卽以武公爲晉君，周室天子大抵若出一轍。故曰：王室陵夷，諸侯之憂，此曹風之所以傷也。○鹽音古。不能藝，遂至不得耕田而藝稷黍。父母何怙，則我父母也。○集傳：怙，恃也。○怙音戶。悠悠蒼天，以愛民爲德者也。曷其有所果，何時使我釋此王命，以耕田養親而有所乎？○朱日濬曰：有所，集傳卽以爲得所。然按鍾氏曰：有所

未敢言得所也。覺此意更深。○此也。○肅肅苞桑，肅肅集于苞棘。則不安。王事靡盬，我是以因王事不能藝黍稷。其性矣。○集傳：極，已也。○此也。○肅肅鳴行，行○集極，果何時已役得歸而耕田養親乎。○集傳：極，已也。○此也。○肅肅鳴行，行○集傳：行，列也。集于苞桑，言椒復言棘，言桑亦征役無定○行音杭。集于苞桑，不安甚矣。○古義先

之**王事靡盬**

我是以因王

不能藝稻粱

不能藝稻粱

况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古義羅願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人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而漢世亦置稻田使者均水利故也。稻亦名稌然有黏有不黏者今人以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秔然在古則通名稻稌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今人亦皆以二穀為稻若詩書自依所用而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稷月令秔稻必齊則稻是糯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豐年多黍多

稌為酒為醴則稌是糯粱乃粟類古不以粟為穀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今粱有青黃白三種青粱細於黃白而差惡故天子之飯取黃粱白粱耳今人多種粟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也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其聲為涼蓋借涼音周禮犬宜粱禮記粱曰薌其以為宗廟之祭又大夫無故不食粱古人用粱之重如**父母何嘗**則我父母亦何所此秔音庚稷同俗作粳

也悠悠蒼天

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果何時使我得休息以復其耕養之常乎吾蓋

不能不仰訴於天矣○集傳常復其常也○此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朱日濬日三章一意俱以父母為主○序日刺時也昭公之後

大亂五世君子不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豈曰無衣七兮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

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曰我周開國以來封土列爵皆王王之故我今日有晉地矣豈曰無是諸侯七章之衣兮○集傳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釐與僖同○朱日濬曰七命不獨衣經獨言衣省文耳故集傳以車旗衣服推言之今考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共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射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按周禮注云信圭者圭以玉為之制上圓下方取象天地信與伸同象人形

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纁藉者，纁與藻同，織組為藻飾，以藉玉也。冕服，戴冕時所服之衣也。卽驚冕而下七章也。衣三章，曰華蟲，曰火，曰宗彝，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驚與華蟲，皆雉之別名也。驚音鼈，建常七旂者，交龍之旂，曰常，旂與旒同，旌旗之末垂也。樊纓七就者，樊與鞞同，馬復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以五采飾之而成七匝，匝，作答切，答入聲，與帀同。周也。貳車，副車也。介，相賓者也。禮七牢者，禮謂饗餼也。三牲，備曰牢。饗禮以飲為主，食禮以食為主，或問武公叛逆，縱恣之人，何所不至，然不請九命而止。

於七者何也。濬曰：周制建國為二王之後，稱公得專九命，其餘皆封侯伯，止以七命為極。故周公太公雖勳業爛然，不過封侯而已。或曰：豳風又以表衣稱周公何也。濬曰：王朝大臣，不比列國，故周召皆得稱公。或曰：周禮宗伯巾車又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何也。濬曰：按巾車注云：王子母弟出封為侯伯，亦以賜之，蓋謂王子母弟雖為侯伯，其始封也，車服如上公，異數也。此始封之君則然，至其子孫則仍依其命數，故此詩獨以七衣為言。讀此詩者，不必其辭之畢，只玩首句豈曰二字，便知其傲慢不臣甚矣。鍾伯

敬曰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也比事以觀則從古之亂賊蓋若出一類矣世道不可慨哉武公名偁亦作稱○六帖豈曰無不便見其跋扈要君之意五代史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辯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

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詩緝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

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

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霸，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為韓魏趙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不如子之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不如子之

衣但以不如子之衣○集傳子天子也安且吉兮無危疑之虞有尊榮之慶安而且吉兮此

我之所以請也○集傳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賦也○

豈曰無衣六兮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兮○集傳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

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疏義繅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大全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說約荆公此言嗣宗以為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叶韻如良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存耳○詩緝言六者變文成章耳○朱日濟曰據周禮典命諸臣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注云五七九陽數也故以

命在外之五等諸侯君道也。四六八陰數也。故以命在朝之公卿大夫皆臣道也。何玄子云：說者以為在王朝全乎臣從陰，以近王而屈，出封全乎君從陽，以遠王而伸，但入命六命，繪繡之物無考，蓋禮文軼耳。按此則古誠有六衣之制，但制度不傳，若止以為叶韻如良馬五之六之例，恐未然也。又集傳以六衣為謙，而劉氏則曰：非謙也，悍也。云：即無侯服，夫豈卿服亦無耶？濬謂此說亦頗得詩人言外之意。不如

子之衣 但以不如 **安且燠兮** 無外至之慮，有長享之榮，安而且燠兮，此我之

所以請也。夫篡弑不討，而爵命反加，自後漸為威烈。王分為東西君，有由然矣。○集傳：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古義：燠，說文云：熱在中也。與席不暇煖，煖字同。服久則煖，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慮，故可以久。○朱曰：濬曰：按舊說云：安吉燠三字各異，蓋武公負篡逆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是危殆而不安也。是凶禍而不吉也。是將更易而不久也。濬謂解詩法固如此，但懼討畏禍等語，是武公隱情。此詩既屬彼自述其意，王宜渾含，若一槩說明，便非詩旨。又按賂王之時，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其無王久矣，而必請命者，非畏王

也公道在人而不得不中怯也然既不能不請命於王而又不肯降心輸情於王所謂倖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燠音郁○賦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朱日濬曰自述其請命之意非對王言也○序云美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濬謂此詩之存正所以深著篡弑之罪而儆後世之防因以見聖人討亂之意在三百而不獨在春秋序說之非已見前文公辨說中矣

有杕之杜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且行道貴有其資賢者擇地而處彼杕然特生之杜○

發微此人好賢只泛說勿就君言

生于道左

生于道路之左則不足為人之休息矣○集傳

左東也○米日濬曰此二句是比據集傳言杕杜之蔭不足休息比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坦叔云以南為正則左為東濬謂道有四方往來之殊安得拘左為東只言左不必更添出東字○說約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謙詞
彼君子兮則是彼君子兮
嗟肯道我雖志在用世本非實說
亦安肯顧而

適我哉。○集傳。噬發語辭。○發微。我字斷就我晉國說。不然。望其適我何益。○朱日濬曰。時說云。已寡而無爵貴人。已弱而無祿富人。發微云。若然則此人實說本身了。况賢人又不圖富貴乎。只以國勢寡弱。度道不可大行。故料之如此。非中心好之。然我中心好。如時說所云也。○噬音逝。

中心好之。然我中心好。○好。果何由而得飲食之。以慰我愛慕之。去聲。曷。誠乎。○集傳。曷。何也。○發微。此句不承寡弱來。正是中心好處。曷字有展轉思維。如何得致。是冀望語。非絕意之詞。若直作無自得飲食。則中

心好之反輕。亦勿實着在飲食上說。即如得御李君。適館授餐之意。無非致景行仰慕之心耳。○飲食音。蔭嗣。食。叶。○有杜之杜。有杜。生于道。周。周。則不足為。紹。○比也。○人休息矣。○彼君子兮。君子兮。噬肯來遊。來遊乎。集傳。周。曲也。然我中心好。曷飲食之。慰我之思乎。所為。觀杜而自傷矣。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比也。

中心好之。然我中心好。曷飲食之。慰我之思乎。所為。觀杜而自傷矣。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比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二章一意總是冀望之語非絕意之詞。

杖杜喻其寡弱道左喻其僻處晉大國也而云云者推其意雖擁雄圖據天府而其心猶歉然以為不足待賢也若實認寡弱不足致賢便非詩旨且賢者豈以強弱庸心孔席不煖皇皇陳蔡孟車傳食不阻宋滕以至南陽高臥之人獨許新野寥寥之眾又何寡弱之拘哉顧好賢之誠何如耳今考緇衣杖杜皆是晉好賢之詩也其後鄭以弱小而顯名春秋晉以諸侯而主伯數世豈非以其人哉

故曰詩可以觀序云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說牽強不合子貢傳申培說以為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鄒忠胤云嘗怪用賢如晉文能得之罪隸之郤缺未免失之負繼之介推從亡之賞如投骨於地信然而爭其不言祿者僅一介之推而祿亦弗及矣按此詩語意母乃為龍蛇之怨而志過乎綿山餓隱欲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今按此說於詩詞甚切未知是否

葛生蒙楚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曰離合悲歡人之常情我何不幸耶彼葛之生

也則蒙其楚。○詩**藾藾于野**藾藾之生也則蔓于野是原蒙覆也。楚木名**藾藾于野**物各有所依托矣。○集

傳藾草名似括樓葉盛而細蔓延也。○孔疏藾陸璣曰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

莖葉煮以哺牛除熱。○**予美云此**况予之所美乃依托。○藾音廉野叶汝。○**予美云此**以終身者今不在此

○集傳予美婦人指其夫也。○朱日濬曰美愛也予美予之所愛也。亡無也亡此謂不在此也。○亡音無

誰與獨處

則我其誰與乎惟獨處而已其將何以爲情耶。○發微此四字意兩轉言夫不在則

誰與誰與則獨處也。一氣說出。○說約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朱日濬曰通四句是反與以

物有所依反歎人。○**葛生蒙棘**葛之生則**藾藾于域**無所依。○興也。○**藾藾于域**藾藾其棘

藾藾之生則蔓于域是物皆有所托矣。○集傳域塋域也。○朱日濬曰塋音營墓也域居也塋爲死者之所

居故曰**予美亡此**况予美**誰與獨息**更誰與乎惟獨塋域

詩門

卷十 唐葛生

男

息止也。

○典也。

○角枕粲兮

夫我之獨處而息也。但見角枕則粲然而鮮明。○集傳：粲，爛華

美鮮明之貌。○朱日濬曰：古義云：枕臥所以薦首者，以角為飾，猶梁元帝謝寶枕啓所云：重安玳瑁者也。

濬謂以角飾枕，當是犀兕之類，或言枕如角形。非也。枕言角，衾言錦，其為士大夫之妻明矣。

○錦衾

爛兮

錦衾則爛兮。今而華美。

予美亡此

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則誰與乎。惟獨宿至

於旦而已。撫此枕衾，感慨係之矣。○集傳：獨旦，獨處。至旦也。詩故云：粲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獨旦。○賦

也。

○夏之日

且我獨處既久，歲時備歷，夏之日耶。○集傳：夏日永，冬夜永。○夏日冬夜，獨居

憂思，於是為切。○古義：非夏但思日，冬但思夜，但日

因夏未，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未，則夜之

思比日之數為多。以

見無時而不思也。

冬之夜

冬之夜耶。憂思之情，不與俱末耶。○朱日濬曰

日有長短，以地有升降。春秋分時，地適當天之中，其

日出卯，入酉，行中陸，故長短勻。由春分而夏至，陽日

升，地日降而下，其日出寅，入戌，行北陸，故長。由秋分

而冬至，陽日降，地日升而上，其日出辰，入申，行南陸

故短傳曰夏日長夜短日在地下時少故井水冷冬
 日短夜長日在地下時多故井水溫心畧云日行極
 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行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
 ○六帖夏之日冬之夜古詩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
 列陶怨歌楚調未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江淹別賦
 夏簟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此等翻案最多
 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含蓄有餘愈
 諷愈深愈尋愈遠句法神品○夜叶遇 **百歲之後** 然
 君子之歸無期終不可得 **歸于其居** 同歸子其居庶
 而見也要亦惟百歲之後

可會耳其將奈之何哉○集傳居墳墓也○鄭氏曰
 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朱日濬曰止言
 夏日冬夜而不言其所思思乃無盡又不言其思歸
 之意而止言其同死之情正是深望其歸而為是無
 可奈何之詞耳○ **冬之夜** 冬之夜耶 **夏之日** 夏之日耶
 居叶句○賦也 ○ **百歲之後** 然而君子之歸無期
 不且與 **歸于其室** 同
 俱長耶 **歸于其室** 歸
 于其室庶契關之約以死伸焉其將奈之何哉夫思
 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集傳空墳也○賦

唐葛生

言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詩原前三章感物而歎其無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決其同歸見思之專○朱日濬曰野城室居俱曠野中語亡此之亡為死亡之字百歲同歸為同穴之誓則此詩當屬沒後追思之作况晉自武公後其子獻公二十三年之間凡七戰民多死喪故小序云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孔皆宗之自集傳始易為久從征役而作遂廢箋疏濬今玩

詩詞實悼亡之語不知文公何緣不從舊解今因傳說已久不敢妄改聊存以俟辨者

采芩采芩

此刺聽讒之詩曰天下之害吳過讒言實由於人之輕聽耳彼芩生於濕今采芩采

芩○通解簡今日隰有芩卑雅曰芩生於隰○說約卑雅又曰芩即今甘草喜生下澤

首陽之巔也○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

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

詩

唐采芩

卷

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原解首陽，即雷首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夷齊隱處。○巔叶汀。人之為言，言以告者。○朱日濬曰：為言，造為此言也。此言即指采苓。○於首陽之言，蓋首陽本無苓，故其言乃為也。苟亦無信，乃變亂是非以惑人聰明，未可遽以為信也。○說約，未可遽以為信，就人言言之也。無遽以為然，就聽言言之也。亦在四句截。舍旃舍旃，子且姑舍之。姑住，方不重疊。○信叶心。舍旃舍旃，舍之。○集傳旃。

之也。○六帖：凡讒人似是之言，篤空飾偽，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從容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為止護之法。若益言孔甘，如或醜之，則苟亦無然而。是招佞之媒，引邪之罔耳。○舍音捨。一苟亦無然而。遽以為然，試徐察而審聽之。○大全：慶源輔氏曰：讒語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護之去也。○詩緝：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

唐采苓

蓋察其書所由來也。○朱日濬田信字卽是然字，但信指人，然指已，其別在此。蓋其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必然，此當徐思其故。鍾氏曰：此數句皆以軟語反覆喚醒人，無限苦心。譚氏曰：全用虛字，斡旋合人心。耳俱竦。人之爲言，則事理是非昭然難掩，彼人之爲言者，其奸哉而何子之不能也。○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尺之爲言上，不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卽言此也。○朱日濬

曰：按此比當至通章止。時說謂比意僅首二句，下卽正言，不知作采苓者不在采苓，亦猶咏木瓜者不在木瓜，俱是借言，故俱以通章屬比也。○此也。○采苦采苦，彼苦生於田，今

傳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原解苦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蒿苳而葉細，斷之有白沫，花黃似菊，一名茶。禮記內則：濡首陽之下，乃於首陽之豚包茶是也。○詩緝：苦茶也。首陽之下，下○下，叶虎。人之爲言，是言者。苟亦無與，未可遽以許也。舍旃

舍旃

子姑舍之

苟亦無然

而無遽以為然

人之為言

人之胡

得焉

胡得以行其計哉何子之不能也○此也

采葑采葑

彼葑生於圃今采葑采葑

○大全埤雅曰葑生於圃

首陽之東

乃於首陽山之東

人之為言

彼人之為是言

以告者

苟亦無從

未可遽以為從也○集傳從聽也

舍旃舍旃

舍旃苟

亦無然

而無遽以為然

人之為言

人之胡

得焉胡得以行其計哉何子之

不能也夫詩人之言婉而曲矣聽言者可不戒哉○此也

采芣三章章八句

朱日濬曰三章一意○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子貢

傳申培說解俱同郝氏曰朱子改為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於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其說亦通鄒忠胤云史蘇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憐其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讒已嘗售於士為之譖富子而女戒尤

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
 誰敢與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豔嬖
 之興常在中主第稠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
 則事為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夫如
 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
 其言俱可為後世之戒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卷十完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天除王忌

